

語文影

朱自清著



香港太平書局印行

朱自清著

語文影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語文影

語文影

朱自清著

定價港幣一元二角

出版兼發行：太

平書局

(香港高士威道十八號)

經售處：各

大書局

承印者：同

興印刷廠

(灣仔廈門街二十三號)

(一九六三年四月版)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序

大概因為做了多年國文教師，後來又讀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書，自己對於語言文字的意義發生了濃厚的興味。十幾二十年前曾經寫過一篇說話，又寫過一篇沈默，都可以說是關於意義的。還有兩三篇發表在天津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，七七事變後離開北平，將稿子留在家裏，不知道怎樣丟了，現在連題目都記不起了。這兩三篇東西，有一位先生曾經當面向我說「好像都不大好」，我自己也覺得吃力不討好，因此丟就丟了，也懶得託人向報館或自己去圖書館在舊報裏查一下。抗戰後又試寫這一類題目，第一篇是是嘍嘛，原題是勒嗎，還寫了一個副題語文影之一。語文影是自己擬的一個書名，打算寫得多了，集成這麼一本書。

這篇文章卻挨了雲南人的罵，因為裏面說「是勒嗎」這句話是強調，有些不客氣。那時雲南人和外省人間的了解不夠，所以我會覺得這句話本質上有些不客氣，後來纔知道這句話已經不是強調，平常說着並不帶着不客氣。當時雲南人卻覺着我不客氣，紛紛的罵我；有些位讀過我的文章來罵我，有些位似乎並沒有讀到我的文章，只是響應罵我的文章來罵我，這種罵更罵得厲害些。

我卻感謝一位署名一個「西」字的先生的一篇短短的平心靜氣的討論，我不知道他是哪裏人。他指出了我的錯誤，說這句話應該寫成「是嘍嘛」纔對，他是對的。這回我編輯本書，參照他的意見和材料將這篇文改寫了一部分，題目裏跟本文裏的「勒嗎」，也都改過了。

是嘍嘛之後，我又陸續的寫了一些。曾經打算寫得很多，語文影之外，還要出「語文續影」「語文三影」。但是這些文章裏不免夾帶着玩世的氣氛，後來漸漸不喜歡這種氣氛了，就擱了筆。後來卻又寫些只關於日常的說話的短文，用比較嚴肅的態度寫出，書名也擬了一個，叫做「話的話」。但是也只寫出人話和論廢話兩篇，覺得不滿意，就沒有寫下去。當時擬的一些題目裏有一個是「昆明罵人的話，「老鴉啄的！」念作「老哇抓的！」比「殺千刀的！」有意思得多，我現在還感着趣味。人話的稿子在復員中丟了，最近承蕭望卿同學託熊劍英先生輾轉鈔來，極爲感謝！現在將這僅有的兩篇跟說話等篇合在一起，按性質排比，就成了本書「語文影之輯」，「語文影」也就成了書名的一半兒。

書名的另一半「及其他」，指的是「人生的一角之輯」，人生的一角也是計劃了而沒完成的一部書。我沒有發表過這個書名，只跟一兩位朋友談起過。這一類文章應該說是從論誠意起頭，本來打算叫做「世情書」，「世情」是「世故人情」的意思。後來恐怕有人誤解「世情」爲「炎涼」的「世

態」，而且「世情書」的名字也似乎太大，自己配不上，就改了人生的「一角」。「一角」就是「一斑」，我說的種種話只算是「管見」；一方面我只是站在「一角」上冷眼看人生，並不會跑到人生的中心去。這個冷眼，又是玩世的味兒。正義一篇，寫在二十五年前，也沾着這個味兒，是這回編書，忽然想到，就將它一起排比進去。

這個世紀的二十年代，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正是玩世主義盛行的時候，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時代，作者大概很受了些語絲的影響。但是三十年代漸漸的變了，四十年代更大變了，時代越來越沈重，簡直壓得人喘不過氣，那裏還會再有甚麼閒情逸致呢！我計劃的兩部書終於都在半路上「打住」了。這兒這本拼湊起來的小書，只算是留下的一段「路影子」罷了。

朱自清 三十七年三月，北平清華園。

目錄

語文影之輯

說話	二
沈默	六
撩天兒	一〇
如面談	一九
人話	三〇
論廢話	三三
很好	三七
是嘍嘛	四三
不知道	四六

話中有鬼

六

人生的一角之輯

正義

五

論自己

三

論別人

六

論誠意

七

論做作

四

論青年

九

論轟炸

八

論東西

六

說話

誰能不說話，除了啞子？有人這個時候說，那個時候不說。有人這個地方說，那個地方不說。有人跟這些人說，不跟那些人說。有人多說，有人少說。有人愛說，有人不愛說。啞子雖然不說，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，指指點點的手勢。

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天天說話，不見得就會說話；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，沒有說好過幾句話。所謂「辯士的舌鋒」「三寸不爛之舌」等讚詞，正是物稀爲貴的證據；文人們講究「吐屬」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我們並不想做辯士，說客，文人，但是人生不外言動，除了動就只有言，所謂人情世故，一半兒是在說話裏。古文尙書裏說，「唯口，出好興戎，」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，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。

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，也決不比作文容易。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，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。說話像行雲流水，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，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，不如作文的謹嚴。但那行雲流水般的自然，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。——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，簡直當以說話

論，不再是文章了。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！我們的文章哲學裏雖有「用筆如舌」一個標準，古今有幾個人真能「用筆如舌」呢？不過文章不甚自然，還可成爲功力一派，說話是不行的，說話若也有功力派，你想，那怕真夠瞧的！

說話到底有多少種，我說不上。約略分別：向大家演說，講解，乃至說書等是一種，會議是一種，公私談判是一種，法庭受審是一種，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——這些都可稱爲正式的。朋友們的閒談也是一種，可稱爲非正式的。正式的並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，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，這種話都是成片段的，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。只有閒談，可以上下古今，來一個雜拌兒，說是雜拌兒，自然零零碎碎，成片段的是例外。閒談說不上預備，滿是將話搭話，隨機應變。說預備好了再去「閒」談，那豈不是個大笑話？這種種說話，大約都有一些公式，就是閒談也有——「天氣」常是閒談的發端，就是一例。但是公式是死的，不夠用的，神而明之還在乎人。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，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，即使是同一個意思，甚至同一句話。

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。

左傳，國策，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。一是外交辭令，一是縱橫家言，一是清談。你看他們的話多麼婉轉如意，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裏。還有一部紅樓夢，裏面的對話也極輕鬆，漂亮。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爲「語妙天下」，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讚

詞；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，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。近年來的新文學，將白話文歐化，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，精細的表現，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。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，新力量。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，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，他們知道用側面的，反面的，夾縫裏的表現了。這對於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；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，只有敏感的人，纔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。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。論說話藝術的文字，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，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。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，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。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。

中國人對於說話的態度，最高的是忘言，但如禪宗「教」人「將嘴掛在牆上」，也還是免不了說話。其次是慎言，寡言，訥於言。這三樣又有分別：慎言是小心說話，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，少說話少出錯兒。寡言是說話少，是一種深沈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。訥於言是說不出話，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。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。第三是修辭或辭令。至誠的君子，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，用不着多說話，說話也無須乎修飾。只知講究修飾，嘴邊天花亂墜，腹中矛戟森然，那是所謂小人；他太會修飾了，倒教人不信了。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。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，沒有那偉大的魄力，可也不至於忘掉自己。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，我們

看時候，看地方，看人，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，修飾我們的說話。這兒沒有力，只有機智；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。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：說得少，說得好。

（小說月報，二十四年）

沈默

沈默是一種處世哲學，用得好時，又是一種藝術。

誰都知道口是用來吃飯的，有人卻說是用來接吻的。我說滿沒有錯兒；但是若統計起來，口的最多的（也許不是最大的）用處，還應該是說話，我相信。按照時下流行的議論，說話大約也算是一種「宣傳」，自我的宣傳。所以說話徹頭徹尾是爲自己的事。若有人一口咬定是爲別人，憑了種種神聖的名字；我卻也願意讓步，請許我這樣說：說話有時的確只是間接地爲自己，而直接的算是爲別人！

自己以外有別人，所以要說話；別人也有別人的自己，所以又要少說話或不說話。於是乎我們要懂得沈默。你若念過魯迅先生的祝福，一定會立刻明白我的意思。

一般人見生人時，大抵會沈默的，但也有不少例外。常在火車輪船裏，看見有些人迫不及待似地到處向人問訊，攀談，無論那是搭客或茶房。我只有羨慕這些人的健康；因爲在中國這樣旅行中，竟會不感覺「點兒疲倦」！見生人的沈默，大約由於原始的恐懼，但是似乎也還有別的。假如

這個生人的名字，你全然不熟悉，你所能做的工作，自然只是有意或無意的防禦——像防禦一個敵人。沈默便是最安全的防禦戰略。你不需要他知道你，更不想讓他發現你的可笑的地方——一個人總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？——；你只讓他盡量說他所要說的，若他是個愛說的人。末了，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別。假如這個生人，你願意和他做朋友，你也還是得沈默。但是得留心聽他的話，選出幾處，加以簡短的，相當的讚詞；至少也得表示相當的同意。這就是知己的開場，或說起碼的知己也可。假如這個生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「大人物」，你記住，更不可不沈默！大人物的言語，乃至臉色眼光，都有異樣的地方；你最好遠遠地坐着，讓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綫去。——自然，我說的只是你偶然遇着或隨衆訪問大人物的時候。若你願意專誠拜謁，你得另想辦法；在我，那卻是一件可怕的事。——你看看大人物與非大人物或大人物與大人物間談話的情形，準可以滿足，而不用從牙縫裏迸出一個字。說話是一件費神的事，能少說或不說以及應少說或不說的時候，沈默實在是長壽之一道。至於自我宣傳，誠哉重要——誰能不承認這是重要呢？——，但對於生人，這是白費的；他不會領略你宣傳的旨趣，只暗笑你的宣傳熱；他會忘記得乾乾淨淨，在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後。

朋友和生人不同，就在他們能聽也肯聽你的說話——宣傳。這不用說是交換的，但是就是交

換的也好。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，諒解你；他們對於你有了相當的趣味和禮貌。你的話滿足他們的好奇心，他們就趣味地聽着；你的話嚴重或悲哀，他們因為禮貌的緣故，也能暫時跟着你嚴重或悲哀。在後一種情形裏，滿足的是你；他們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氣分。他們知道「應該」怎樣做；這其實是一種犧牲，「應該」也「值得」感謝的。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，你的話也還不應說得太多；同樣的故事，情感，和警句，雋語，也不宜重複的說。祝福就是一個好榜樣。你應該相當的節制自己，不可妄想你的話占領朋友們整個的心——你自己的心，也不會讓別人完全占領呀。你更應該知道怎樣藏匿你自己。只有不可知，不可得的，纔有人去追求；你若將所有的盡給了別人，你對於別人，對於世界，將沒有絲毫意義，正和醫學生實習解剖時用過的屍體一樣。那時是不可思議的孤獨，你將不能支持自己，而傾仆到無底的黑暗裏去。一個情人常喜歡說，「我願意將所有的都獻給你！」誰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甚麼呢？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，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，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種理想；以後跟着說的，更只是「口頭禪」而已。所以朋友間，甚至戀人間，沈默還是不可少的。你的話應該像黑夜的星星，不應該像除夜的爆竹——誰稀罕那徹宵的爆竹呢？而沈默有時更有詩意。譬如在下午，在黃昏，在深夜，在大而靜的屋子裏，短時的沈默，也許遠勝於連續不斷的倦怠了的談話。有人稱這種境界為「無言之美」，你瞧，多漂亮

的名字——至於所謂「拈花微笑」，那更了不起了！

可是沈默也有不行的時候。人多時你容易沈默下去，一主一客時，就不準行。你的過分沈默，也許把你的生客惹惱了，趕跑了！倘使你願意趕他，當然很好；倘使你不願意呢，你就得不時的讓他喝茶，抽煙，看畫片，讀報，聽話匣子，偶然也和他談談天氣，時局——只是複述報紙的記載，加上幾個不能解決的疑問——，總以引他說話爲度。於是你點點頭，哼哼鼻子，時而嘆嘆氣，聽着。他說完了，你再給起個頭，照樣的聽着。但是我的朋友遇見過一個生客，他是一位準大人物，因某種禮貌關係去看我的朋友。他坐下時，將兩手籠起，擱在桌上。說了幾句話，就止住了，兩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窘極，好容易陸陸續續地找出一句半句話來敷衍。這自然也是沈默的一種用法，是上司對屬僚保持威嚴用的。用在一般交際裏，未免太露骨了；而在上述的情形中，不爲主人留一些餘地，更屬無禮。大人物以及準大人物之可怕，正在此等處。至於應付的方法，其實倒也有，那還是沈默；只消照樣籠了手，和他對看起來，他大約也就無可奈何了罷？